中国电影报 CHINA FILM NEWS 2024.06.12
责编:赵丽 责校:张惠 美编:李骁 E-mail:zgdyb2004@126.com

牧歌·互文性·教科书

——观电影《周立波回清溪》

■文/谢子元

由潇湘电影集团、湖南潇影第二影业和湖南清溪文化旅游发展集团联合出品,谭仲池、赵楠编剧,赵楠执导、果靖霖等主演的电影《周立波回清溪》近期在院线上映,笔者观影后深受感染,情难自已。作为当代乡土文学流派“茶子花派”的开创者周立波,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南周北赵(赵树理)”皆为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南周北柳(柳青)”则因为他们长期在故乡体验生活写出文学名著而为文艺界津津乐道。电影《周立波回清溪》就是紧扣周立波回乡深入生活,最终写出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这段佳话来展开的。

该片在总体风格上似一支清新、含蓄、悠扬,却又笼着淡淡忧伤的牧歌,与“茶子花派”乡土文学、与《山乡巨变》形成风格上的映照。影片在描绘湘中益阳如诗如画的山水田园的同时,对农民勤劳、淳朴、向往幸福却也有些狭隘性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淡墨皴染式的描绘。影片透过周立波的眼光来观察和发现阔别多年的故乡的人事风俗,感受巨大时代变迁中人心的变化,处处流露出周立波“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情绪,漫溢着泥土的芬芳和难以言说的乡愁。

《周立波回清溪》在叙事和结构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小说《山乡巨变》形成强烈的互文关系,二者在人物形象、主要事件上互相呼应、互相补充、互相阐发。只是在小说中周立波是隐在背后没有登场的全知叙述者,而在电影中他成为了主人公,成为与小说中人物一起生活、一起上演的角色。影片结尾,对主要角色与小说中人物及其原型的一一揭示,使得熟悉这部小说的人们更增加了如遇故人、恍然大悟的亲切感。

该片在情节的剪裁取舍上颇见匠心。如何向年轻的观众描绘当年轰轰烈烈而今天已隐入历史尘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创作者们面临的难点。影片采取了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淡化阶级矛盾、强化人性人情美的处理方式,既适度交代了合作化运动理论上和出发点的合理性,也表现了实践中的超阶段性。农民通过土改运动获得了土地,但还没有捂热,又要“合作”出去,不可避免地产生失落、抵触情绪,但在巨大的革命式动员压力下,大多数人又只能选择从众,影片对农民的这一心理进行了准确而微妙的揭示。影片最后以周立波在集体婚礼上对未来生活的诗意想象——“……金色的稻浪铺向远方”来结束对这段历史的回望,既避免了对农业合作化这场社会实验作出不真实的拔高,也有效降低了观众的疏离感。

更为成功的是,《周立波回清溪》塑造了一个真实亲切、血肉丰满的人民作家周立波形象,讲好了周立波深入生活的故事。影片通过周立波与村支书张雁秋、与堂兄周咬筋、与孤儿张赖皮三组关系表现了他与农民血浓于水的情感。对遭遇家庭变故的张雁秋,周立波以自己苦苦坚持的革命经历为他打气;对被众人视为“稀泥巴扶不上墙”的张赖皮,周立波不抛弃、不放弃,并通过激励法使他重新做人、成家立业。周立波与周咬筋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周立波对周咬筋既有血缘亲情,也理解他的愿望的合理性,所以他按照政策第一时间给了周咬筋“入社自愿”的“挡箭牌”;对周咬筋以假服毒抗争入社动员,周立波既真诚关心他的健康,还由此引发他对政策执行方式的反思。但是对周咬筋反对儿子学成回乡务农的落后思想,周立波却与之进行了绵里藏针式的斗争,支持了侄儿的决定。

该片对周立波形象塑造最精彩之处,在于将周立波的“热”与“冷”融为一体,将他对乡亲的热情热爱与对政策措施的冷静思考结合起来,从而刻画出一位思考者、一位为民请命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形象。影片多处不动声色地表现周立波的沉默与迟疑,表明他不是狂热的盲从者,而是冷静的实事求是者。他勇敢地向省委书记写信反映实情、提出建议,围绕写信他与妻子林蓝进行的一场对话,表明他们作好了为了人民利益不惜付出代价的准备。这在当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

《周立波回清溪》通过周立波与儿子周健明(前妻所生)、女儿百穗的关系,塑造了一位闪耀着人性人情美的周立波形象。影片通过他匆匆赶去为下乡的儿子送行,并用真诚的道歉获得儿子的理解一场戏,表现了周立波为人的真挚恳切和民主开明。小女儿百穗罹患白血病是影片中一条重要的情感线。从影片开场,百穗将换下的一颗牙交给爸爸,周立波郑重地告诉女儿,要按照乡间习俗,把上排牙扔到床底下、下排牙扔到屋顶上,以保佑孩子健康成长;到结尾处,周立波在百穗病床前泣不成声地自语:“可是爸爸忘记了,哪颗是上面的,哪颗是下面的。”这条情感线达到顶点,催人泪下。

我们称《周立波回清溪》是一部作家教科书,一方面是因为本片用生动的事实,证明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作家艺术家成长成才的唯一正确道路;另一方面,影片也极好地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期许:“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正是因为心中充满着责任和大爱,才驱使周立波十年如一日地与农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为他们的幸福而歌唱、祈祷,为他们的苦难而一掬同情之泪,并最终绘出时代的巨幅画卷,使乡亲们在他的笔下获得了永生。

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能从影片中学习周立波深入生活的方法,撤除心的围墙,做到身入、心入和情入;也能学到他关注现实、独立思考、真诚表达的精神。社会主义的文艺既要坚持党性原则,又不能做一定时期政策的简单图解和传声,而一定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按照生活本来面目与艺术审美逻辑来反映时代、反映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深感《周立波回清溪》无愧于一部鲜活的作家教科书。

《周立波回清溪》是赵楠执导的第二部大电影,以此为进阶,我们相信她会不断有令人惊喜的作品献给观众。

(作者为湖南省电影评论协会主席)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宫崎骏动画的少年创痛与自由困境

■文/王 霞

宫崎骏的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今年4月上映,接着五一档又开始复映他20年前的经典之作《哈尔的移动城堡》。这位在当代动画界举足轻重的大师从业45年创作过12部长片,自2018年数码修复版的《龙猫》至今,登上中国银幕的就有7部,中国市场每每都给出了热烈回应,包括近来这两部合计票房近十亿的影片。的确,宫崎骏的奇幻动画世界滋养了几代中国观众。我们或曾迷恋过它的东方灵性与现代工业结合的万花筒般的魔幻景观,或为其少年成长主题中一次次温暖人心的力量动容,或被某个小小的角色不自知的勇气和信守相护的纯真深深触动。尽管很多情节和场面已如数家珍,但新老观众仍愿意一次次沉浸在他的奇幻之旅中,不断玩味和挖掘其照拂个体生命背后的种种文化隐喻、民俗信仰以及现代性反思。

影迷们将宫崎骏动画大致分成了两类,一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的《风之谷》《天空之城》《龙猫》《幽灵公主》《悬崖上的金鱼公主》,一是以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为主题的《魔女宅急便》《红猪》《千与千寻》《哈尔的移动城堡》《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哈尔的移动城堡》改编自戴安娜 韦恩 琼斯的英国小说《魔幻城堡》,《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约翰 康诺利的《失物之书》和吉野源三郎的同名小说,两部风格类型大不相同的影片都深深浅浅地结合了宫崎骏的个人经历——战争背景下,离乡少年被迫开始一段异世界的冒险与游历——这也是宫崎骏很多影片的故事原型。

在这两部相隔20年的影片里,战争阴影都成为了影片叙事的一条重要隐线。尽管两部影片中战争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环境大不相同,但宫崎骏幼时经历的“东京大轰炸”的恐怖意象以及受父亲军工生意影响而对飞行器的迷恋,都以不同方式左右着人物的情感状态和自我认知。亡母与继母让少男少女的孤独与迷茫在这个魔幻世界里呈现为一种魅力四射的明艳与瑰丽。他们所处的现实社会越是疯狂残酷,与少年的魔幻空间的相互渗透与映照越是难分难解,影像的时空关系因而发生着种种奇异变形。充斥着诡异魔法的“城堡”和“塔屋”在两部影片中都占据着核心意象,尽管它们的造型风格、空间隐喻以及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大不相同,但代表魔幻世界的两幢建筑在影片结尾都轰然坍塌,也因此让主人公们重拾自我获得新生。这样的结尾,无疑指向了宫崎骏动画的元命题,也即“奇幻”与成长的关系。

城堡、死亡与任意门

《哈尔的移动城堡》是在女孩苏菲的视点下展开的,影片中蒸汽朋克风格的城堡是年轻魔法师哈尔内心世界的外化。表面上它由炮筒、烟囱、螺旋桨、齿轮、活塞、轴承等钢铁动力系统构建,混搭着砖石木材组建的小屋,以及四肢纤细的金属鸡爪。看上去有种神经质式的眼花缭乱,不可一世的层层外壳下藏着一片狼藉的内里、一簇纯真的火苗和一个不时扮老的少年。城堡设置的四色传送门,实际上压缩的是哈尔内心相互冲突的不同面向。蓝色是海港小镇里的詹金斯小屋,对应着一个魔法师柴米油盐的粗糙日常;红色是王城里的潘德拉肯公馆,哈尔只有被代表王权的魔法学院召唤时才出入,后来哈尔拒绝为发动战争的王室效力并遭到追捕后重新定位到了苏菲家的的帽子店,展示着他内心重地的重大变化。绿色门后是城堡的物理位置,是哈尔远离人群流浪荒野的内心孤独的真实一面。黑色任意门后是哈尔内心深处的秘密基地,这里藏着童年哈尔与火魔卡西法的秘密契约,装着记忆里苏菲留下的约定,也是哈尔独侠一般化身飞燕对抗外界战争机器的出入通道。苏菲的城堡奇遇,看上去是女孩履行了一段莫里乌斯般的命中注定的爱情奇缘,实际上完成的是对哈尔分裂而受困的心灵的救赎。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的塔屋世界,按照宫崎骏在纪录片中的描述,同样代表着男孩牧真人“通往内心深处的旅行”。但正如押井守在评论《起风了》时的说法,影片似乎已丧失了创作故事的意愿。这里的异世界尽管集合了宫崎骏影片中的众多空间意象:绿色村林、破败荒野、海天一色、冲天战火、时空长廊等等,迷宫一般,压缩与交叉了男主牧真人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其中的苍鹭、鹈鹕、鹦鹉、Warawara与火女、太舅公等角色既对应着宫崎骏一生中的重要伙伴与亲人,也被隐喻为死亡世界中的种种秩序关系,它们与漫游者牧真人之间的情节线并不清晰,更像是这个少年的意识流世界对战争期间残酷社会的人性影射:狡诈、饥饿、贪婪、牺牲、抗争与强权等。宫崎骏在《龙猫》《悬崖上的金鱼公主》与《千与千寻》等影片中都曾表现出对“死亡世界”探索的兴趣,因为在那里可以见到牵念的逝去亲友,可以修补过往的情感创伤,可以重建与世界的关联。只是,以死亡的奇幻抚慰少年的孤独,这背后无不饱含着宫崎骏的巨大悲情。

从哈尔的城堡的任意门,到牧真人在神殿长廊中推开的编号门,对于“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命题,宫崎骏既交给少年们选择的自由,又鼓励所有的勇敢面对。他说:无论处在多么艰难或残酷的时代,都要活得像个人。所以通过动画,他把坚韧与果敢赋予了女孩子们,将振作与信念灌注在男孩身上。

战争、火与飞翔

反战的主题与飞翔的意志贯穿了宫崎骏的大部分影片。然而战争的恐怖从天而降,这种灾难的意象往往与少年空中飞翔的自由意志相冲突。这种视觉上的冲突在《哈尔的移动城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战期间宫崎骏父亲的军工厂负责战机零件的生产,受此影响,宫崎骏从中学漫画创作起,就着迷于各种飞行器械的绘制。宫崎骏将自己与高畑勋、铃木敏夫共同成立的动画工作室命名为吉卜力。Ghibli一词源自于阿拉伯语,本指“撒哈拉沙漠的热风”,是二战期间意大利空军为其侦察机的命名。这种对“魔幻飞行”的迷恋,不仅可以在《起风了》中样式奇特的“9翼飞机”、《风之谷》中白色的滑翔翼、《红猪》中古老的战斗机以及《天空之城》中形态各异的飞行器中得以见识,也可以在代表“空中之旅”的“天空之城”“移动的城堡”以及自由于空的“龙猫”“白龙”“骑扫帚的魔女”“飞燕般的哈尔”以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的各类鸟禽中得以一见。

然而由于对战争的厌恶和抵触,宫崎骏不能对工业化与现代战争相互推动导致的人类灾难视而不见,因此“火”的意象,被夹在了“战争”与“飞行”之间。从《红猪》到《哈尔》到《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宫崎骏提出了一个为谁的意志而飞翔的命题。“飞翔”既呈现为“自由与梦想”的抗争,又带着“自由与梦想”的原罪,这是哈尔这一角色最大的内心困扰。就像为“火魔”设置的伦理困境一样,它既点亮了少年哈尔仰望天空的梦想,又成为他终将魔化丧失人形(性)的诱因。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也是如此。火女既有维持秩序的严酷的惩恶者一面,又有不惜灭杀无辜精灵的失控者一面,同时她作为牧真人现实世界中丧生于在战火中的母亲,在亡灵世界中被隐喻为鹦鹉军团驱动战争机器的人质。

可见,宫崎骏驱动画笔创造的当代魔幻世界,不仅有着抚慰少年心灵的悲悯,面对现代社会的强权与技术膨胀,也提出了个体之于社会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

《阿莫阿伊》:电影艺术新范式

■文/赵 泓

在中国开启的脱贫攻坚战场上,四川作为主战场之一,涌现出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和案例,也创作出了不少讲述脱贫扶贫故事的优秀电影作品。由苗月导演,不久前上映的《阿莫阿依》将视点聚焦于贫困地区失学少女,讲述了扶贫工作的另一侧面,电影的艺术创作也在同类题材中有了创新性表达。作为扶贫题材电影的代表,这部电影塑造了不同于以往同类电影的人物形象,通过小切口展现大历史,在表现伟大脱贫工程的同时,也展现了被帮扶对象的成长,体现了信念的力量,书写了“教育扶贫”的光影华章。

一、新美学:诗意乡土与生动人物

在《阿莫阿依》中,导演苗月用扎实的功底,以质朴而充满诗意的电影语言,讲述了四川小凉山地区一个普通彝族女孩阿莫阿依辍学后,如何在扶教工作队的帮助下重回学校接受教育并在毕业后选择返回家乡的故事。电影开篇是带有诗意美学的彝区自然风光,辽阔的大山,青翠的山林,袅袅的炊烟,以及阿依家虽然破旧却不失整洁的房屋;后半部则是“桐华培优班”整洁明亮的教室和操场,笑意盈盈、朝气蓬勃的学生,电影采取了纪实性手法,通过细节凸显真实。在整部影片中,导演将情节置身于自然风景中之中,将主题与乡土之美融合在一起,这一创作策略,使乡村这一地理环境与物质空间,历经扶贫洗礼后转变为“有意味的风景”,乡村美景与扶贫工作并存,共同构筑出壮美的江山。

同时,《阿莫阿依》注重呈现普通人的生命逻辑,塑造了三类生动的人物形象:一是阿依这类为了减轻家里负担,被迫辍学承担生活重担的少女,她天资聪颖,热爱学习,但也深知父母的不易,不得不把读书的念头深藏于心,通过翻阅弟弟的课本抚慰内心的梦想;二是不厌其烦来阿依家劝说,为阿依上学提供帮助的扶贫工作组。他们风雨无阻、反复上门,只为了每一个适龄孩子都不失学的信念;三是阿依父母这类贫困却毫无办法改变现状的乡民。他们并未不爱阿依,只是捉襟见肘的经济条件实在无力承担所有孩子同时上学的生活,而个人能力的有限使他们无力改变现状。另外,阿依的弟弟也十分心疼姐姐,为了维护姐姐不惜与同学起冲突。电影以一种温情的态度关注到每一个个体生命,为每一类群体都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展现,从他们的境遇洞悉了个人忧愁,书写了个人命运,触及了社会问题。

总之,《阿莫阿依》在诗意展现乡土之美,呈现新时代新农村的社会形势与村民生活变化的同时,也重视人物的个体塑造,凸显了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展现出了人物的生命质感。

二、新视角:小切口与大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道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021年,我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这一震惊世界的当代奇迹只能在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中华大地上完成,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进程也通过许多电影作品展现了出来。

以往的同类题材电影,要么选择扶贫干部的视角切入,如《文朝荣》(2018)、《山歌》(2021),要么以回乡创业年轻人的视角切入,如《一点就到家》(2020)、《青春作伴好还乡》(2021),要么以被帮扶对象中积极分子的视角切入,如《十八洞村》(2017),但《阿莫阿依》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电影没有全景式地展现扶贫工程,单从扶贫大框架里的教育扶贫入手,以一个普通彝族少女的视角切入,真实而细致地表现了贫困地区大龄少女上学面临的各种困难:家庭负担重,弟妹多,经济困难,上学和干农活必须兼顾,甚至为了干活不得不牺牲学业……除了物质层面的贫穷,还要应对“大龄”读低年级带来的诸多尴尬,以及耽误太久学习节奏如何协调的问题。青春期的敏感羞涩和渴望读书的心理交织在一起,深切呈现出时代语境下阿依们的真实状况。据统计,2020年,马边全县有400余名大龄低年级学生,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20年,马边县开设了“桐华培优班”,集中全县的优秀老师,自主开发课程、编写教材,将这学生集中起来教育帮扶,在扶教工作队帮助下,“大龄学生”的问题顺利解决,孩子们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学习和成长。

电影切实将“教育扶贫”这一抽象话语落地,将在党的领导下贫困地区失学少女如何通过教育改变人生的过程讲述得真实而感人,展现了脱贫攻坚中“扶智”取得的显著成就,以小见大,浓缩了一段世界瞩目的教育脱贫史。

三、新价值:信念的力量

除了展现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阿莫阿依》还表达了另外一重价值意义,即坚守信念的强大力量。电影努力重构了人物的主体性,阿依通过学习离开了大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实现梦想最后她又回到了大山,成为了一名教师,“因为自己淋过雨,也想为别人撑起一把伞”,这句电影中的感慨朴素平实却分为生动,道出了阿依选择回乡的原因。这也和全片的整体风格契合,没有套话和口号,不“卖惨”,不过分渲染苦难,也不塑造苦情主人公,前半段将阿依的人生之路缓缓展开,在日常的琐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坚强自主、懂事明理的少女,也感受到阿依的心路变化,看到了她的成长。阿依明白自己是被知识、被国家的好政策拽了出去,因此她也要拉着后面的人,帮助更多的人走出去。这是她给自己的使命,展现了她对责任、教育的理解。阿依的选择,让人看到了她内心的光,这是一份用坚守浇灌的知恩图报、故土难离的信念,它从大山的土壤里长出来,深深扎根在人的心中,发芽长大,闪烁着动人的光芒。

这份信念也从银幕里闪烁到了银幕外,电影在许多地区放映的时候,得到了当地观众的一致好评,很多观众都表示“感同身受”“感人至深”。许多孩子都表示受到了鼓舞,要好好学习,报效家乡,报效祖国。

毫无疑问,《阿莫阿伊》是电影人献给所有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人们的礼物,它充满感性力量和时代气息。同时,《阿莫阿伊》也为如何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新的美学范式。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